

远征军抗战背景下的爱情悲歌，向死而生的长别离

# 忘川之花

半夏 著

文匯出版社



# 忘川之花

半夏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忘川之花/半夏著.——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496-1471-4

I. ①忘... II. ①半...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89087 号

## 忘川之花

著 者 半 夏  
责任编辑 朱耀华  
特约编辑 甫跃辉  
装帧设计 张志全

出版发行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 邮政编码200041)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90×1240 1/32  
字 数 170千  
印 张 9.875 (插页4)  
印 数 1-3000

ISBN 978-7-5496-1471-4  
定 价 33.00元



“我”爷爷的缅甸太太曼丽入乡随俗，走在滇西保山城的街上，穿着类似的旗袍，手拎布包。



有谁不爱这阳光灿烂且有鲜花的日子？



那天早晨，曼丽在去邮局的路上，买了两个如图左下角的不锈钢口杯。



老有人力车夫尾过来问曼丽，要坐不？

曼丽感觉战争就要结束了，她在街上，在这样的摊上吃了一碗凉粉。





一个叫“老湖南”的受伤逃兵，就混迹在这样的街面讨食活命。



麻三叔是大户人家的义子，会穿得好一些。他跟穷孩子也说得拢，会有这个挑担汉子的笑吧。



盟军美国大兵



许多海报贴在城楼墙上

---

《忘川之花》写的是远征军缅北滇西抗战背景下的日常生活。美国军医米·克林顿摄于1944年至1945年的这组照片，是我创作此部长篇小说的部分现实依据。谢谢克林顿先生！谢谢引进这组照片的金飞豹先生！

---

生命，一次又一次轻薄过，轻薄得不知疲倦。

——泰戈尔



## 曼陀罗！曼陀罗！

### 1

奶奶的院子里有一棵曼陀罗树，开紫色的花。印象中它一年四季都在开花。到2010年的秋天，它突然很繁盛，繁盛得掩盖了其他的花。那些花如同觉悟一般，毫无声息地逼近我的灵机一动，好像要完成涅槃和对我的神启。

我现在就坐在老屋的廊檐下注视着那棵曼陀罗花树。我刻意地把发生在我们许家的好多事情郁积到那一朵朵倒挂如钟磬的曼陀罗花上，捕捉那稍纵即逝的灵感，可是它们一到了下午便集体闭合。这姿态如同它们不曾盛开过一般，让我琢磨不透，我仿佛寻觅到了一些什么却又倏忽而逝，了无痕迹。

某天我注视着那棵曼陀罗花树时，习惯性地用手抚着颈间那个笑朗朗的翡翠玉佛，淡然地觉到：佛并非只供在庙堂，花并非只开在院场或者野地。

佛家有语“花开荼蘼叶落彼岸”，荼蘼是花季最后盛开的花，“开到荼蘼花事皆了”；佛经还记有“彼岸花，开一千年，落一千年，花叶永不相见。情不为因果缘注定生死”。

读过一首长诗，记得末五句——

你爱坐彼端奏响进行曲，  
我爱倚在这边低吟长恨歌。  
银河突然泛滥了，  
任性的浪潮中央，  
绽放了一株曼陀罗。

诗意简单明了，说的是天际银河的此岸彼岸间，在一种遥不可及的隔绝和别离里，波诡云谲之间，曼陀罗花陡然绽放。

## 2

曼陀罗，一种茄科植物，野生直立，木本或草本，花显。当然，庭院或公园里现在有专门培植的了。曼陀罗的叶子有浓郁的味道，特别是捻揉时。有人说那味道与麝香类似。曼陀罗的花都是单生，决不并蒂，花冠呈喇叭状，气味独异。因为它喇叭状的花冠，在西方，它又被叫做“天使的号角”。花色多样，常见有白花、红花、紫花，传说还有黑花，极罕见。

我没见过黑花，以我大学植物学的专业素养来推断，所谓的黑花曼陀罗疑为紫得发黑一类，仅流于传说，类同于黑郁金香黑牡丹之类的妄说。

曼陀罗全株有毒，果实、种子毒性最大。鲜叶那所谓的麝香味令人迷惑，中医里其叶、花、籽均可入药。白花曼陀罗很像常见的白百合，它的香气打头，会让人产生轻微幻觉。我不喜欢曼陀罗开花时的气味。本草医书说曼陀罗花入药，功用是麻醉。是

药三分毒，善用方为良药，一旦其量放纵，即转变为春药。旧时整蛊人常用它作一味药引，为其所蛊会迷失本性。

在拉丁文中，“药”同时兼有“医药”和“毒药”两重意思。这一点在中国也一样。在医药和毒药的交叉点上，曼陀罗花像地精一般突然显现，妖冶莫测。

### 3

“曼陀罗”是梵语音译，单是花色曼陀罗便有诸多解语，白花在东南亚一带被佛教徒认为是洁净之物，吉祥之物，最常见；红花生在湿热之地，也常见；紫花天生美丽魅惑，姿态旖旎；传说中的黑花曼陀罗却是不祥之物，意味着爱和不可知的死亡。因为花色不同，曼陀罗被人为赋予截然不同的品性，亦正亦邪。曼陀罗的日本花语是“悲伤回忆”；朝鲜花语是“相互思念”；中国花语是“优美纯洁”。而更为广阔的世界范围内，曼陀罗集“妖异、分离、伤心、不祥、死亡”诸多意味。

法国作家雨果在《笑面人》中描述了狂人医生苏斯使用曼陀罗花的过程，“他熟悉曼陀罗花的性能和各种妙处，谁都知道这种草有阴阳两性。”

埃及有一幅古壁画，画了古埃及人宴客的场景，主人把曼陀罗的花果拿给客人闻，目的就是借其致迷幻的特性，让客人有飘飘欲仙之感。

古罗马人常以曼陀罗的迷幻演绎阴谋，他们的兵书《谋略》中，就有以曼陀罗酒制胜的战例。

天竺国印度人则传说，强盗、妓女用曼陀罗于黑道谋利。

在中国，《列子·汤问》曾记载：战国名医扁鹊曾用“毒酒”将人“迷死三日”，给他们做“剖胸探心”手术。三国时代的神医华佗在民间“迷药”的基础之上，研制出名叫“麻沸散”的麻醉药，应用于全身手术。以上所提到的“毒酒”和“麻沸散”，其主要成分正是曼陀罗。实际上，在宋代以前的古籍中，从未提到“曼陀罗”一词，只是在后来的医书和小说中才有关于以曼陀罗为原材料制造麻醉剂和蒙汗药的论述。

#### 4

人渴求欲望的无限满足，最想的便是有一双用于自由飞翔的隐形翅膀。这意味着人的肉体仿若森罗万象的曼陀罗花。有人自甘迷乱，不惜用理智作抵押而成为幻觉的俘虏，绚丽艳美的曼陀罗花有如跳动的火焰，呈现精神气质的诡异一面。

世界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荣格自从发现曼陀罗花与宗教体验的某种默契后，便认为这是“一切存在形式之间的深刻和谐”，他因之用“曼陀罗经验”一言以蔽之。一旦体验到这种和谐，它就变成一种巨大的力量，给予个人某种超越时空的意识。这种感悟类似于中国人日本人茶道里的“茶禅一味”，仿若吃茶的经验与禅宗的气息相通一致。

鲁迅先生曾把他的《野草》称为“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并在《失掉的好地狱》中称这种小花为曼陀罗。这绝非是偶然的，鲁迅先生早年学过医学。在

西方的文艺书籍里，曼陀罗花被描述为“总是盛开在刑场附近”，它们仿佛冷静的旁观者一般，记录着生命逐渐消失的每一个瞬间。

曼陀罗在蛊毒里的施用体现了人类智谋以温文尔雅的姿态，迂回地达到目的。在医在巫，曼陀罗花被共识为叩开情欲之门的铃铛，又是构造迷幻盛景的一种道具，可直接拿它点缀或抖出一个江湖道场，这个道场可叫“曼陀罗”。

## 5

“生命，一次又一次轻薄过，轻薄得不知疲倦。”

两年多来，我好像一直是坐在一条大川的岸上，听惊涛拍岸望长水东流。这条大川好像是怒江好像是大盈江好像是伊洛瓦底江。后来这条有具体形象的大川流着流着，“哗啦啦”的淌水之声忽然消隐退去，阒寂无语。我面对着的大川摇身变为一条抽象的河流——好像是夜空的银河，好像是城市街道的人流，好像是传说里的忘川了。

《忘川之花》水到渠成，人的命运川流不息。

在高山大川深切的横断山系，在我家族繁衍的滇西，曼陀罗花有很多别称：洋金花、枫茄花、狗核桃、醉心花、闹羊花等。

许德昌是我爷爷，他有两个女人，我有两个奶奶。

我的亲奶奶是白花曼陀罗。我的缅甸奶奶是紫花曼陀罗。有时我还想，我的缅甸奶奶抑或是谁也不曾见过的黑花曼陀罗。

我奶奶相信，人死后，入了鬼门关，在去往冥界的黄泉路上，要渡过一条忘川。忘川边给离开人间的亡魂们指引与安慰的便是

彼岸花，便是曼陀罗。见此花者，恶自去除。

奶奶还活着，就要满 99 岁了。缅甸奶奶死了 66 年了，她小我奶奶两岁，32 岁不到就死了，那是民国三十三年的事情了。缅甸奶奶是爷爷在日本人侵占缅甸前夕带回来的缅甸籍情人。

我猜想缅甸奶奶的亡灵早就渡过忘川了，她在人世的一切早已烟消云散，她的过往都留在此岸了。

叶落彼岸的忘川之花，它的香味有魔力，能唤起生者对死者前世的记忆。

下一个要渡过忘川的人是我奶奶……

曼陀罗！曼陀罗！

## 第一部

在百度搜索引擎里输入“缅甸仰光沦陷”几个字，我急于搜索七十年前，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是何时烧到缅甸首都仰光的。

这个具体的日子显得很重要，因为当年我爷爷在仰光开了一家英伦风格的面包咖啡店。日军一占领仰光，那家面包店便毁于战火了，积攒下的财富打了水漂。

1941年9月初，我爷爷许德昌突然带着他的缅甸太太回来了。那个有着蜜棕色皮肤、奔脑门下一双窝抠大眼、厚嘴皮的缅甸女人叫曼丽。

那一年是我奶奶冯玉兰嫁进许家门槛后的第十一个年头，扳着指头算算，我奶奶有十年没见着我爷爷了。我从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上看见守了十年空房的奶奶，宽大的斜襟罩衣下，三十岁的奶奶身子骨显得空哈哈的。没有男人的滋润，她脸上的表情和肢体都有一种明显收拢的紧张感。那是唯一一张我奶奶跟我爸在照相馆拍的照片。照片上的我爸八九岁的样子，我奶奶的右手边是个置放着瓶花的虎腿案几，我爸立在她左旁。

十年哪，不能用鸡毛掸子掸灰尘一样拂去啊。奶奶再见到自己的男人时，我爸许文澜都十岁了。奶奶在许家的大宅院里，是如何一天一天地挨过那些晦暗日子的？



## 第一章

### 1

民国十九年清明节后，栽秧的农忙季，我奶奶嫁给我爷爷。

我爷爷十二岁时遂他父亲的愿望，到缅甸投奔叔父去了，在那边读书长大。

到了爷爷二十二岁那年，我老祖（曾祖父）亲书一封信，特别地托请泰昌号的大马锅头、绰号叫杨老鹰的人把信亲自递交到我爷爷手上。泰昌号是专做普洱茶换洋纱洋布生意的。信上说我祖阿太（曾祖母）病了，想最后见儿子一面。

我爷爷许德昌被我老祖许祚桢骗回来成了婚。事前他并不晓得从缅甸回来会被家里硬鼓着让他娶个媳妇。爷爷在英国殖民地的缅甸接受现代教育，是个新青年，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打扮洋派，回国来也还是西装革履的。我爷爷当然无心娶我奶奶。我奶奶冯氏虽算得上当地大户的千金小姐，却没上过学，只是央求着她的哥哥们，硬教会她写百十个字，教会她简单的一百以内的加减乘除法。

奶奶却是个美人，面容生发俏丽，配我爷爷那是没得说的。巍巍高黎贡大山西边的这腾越坝子有强烈的日照，它烤黑了绝大多数滇西人的皮肤，就偏生没晒黑我奶奶。我奶奶虽没娇生惯养，